

孟子文說

孟子文說卷五

邵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五篇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

泣也

發端

孟子曰怨慕也

虛虛拍起

萬章曰父母愛

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

乎一難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

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就公明高意申解見舜父母不愛不能愬句句是下憂字。此層文意含蓄下乃詳叙舜所處境地跌起順父母解憂作極力發揮之筆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

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

寔叙作伏筆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

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

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

不足以解憂

本上掀翻筆筆精彩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總一筆跌明筆

力千鈞。憂無可解。惟順父母可解。已寫透。終身慕父母意。蘇云。反覆重疊。愈覺不厭。如眺曾巒。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但見蒼翠。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本上文而結之。回繳慕字。斷爲大孝。却先提筆泛論。然後勒醒。極波瀾之妙。開口說怨慕也。萬章從怨字生疑。孟子從慕字申解。此借于田號泣之文。推闡聖人心跡。見舜終身慕父母。成爲大孝。而虛寔次第提掇。轉換無不入妙。已爲宗人論體開

山。後數章皆然。而結體各異，奇觀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案一孟子

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聖人

何等婉曲。正文已畢。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

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又旁搜曰：帝

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此層是帶說

萬章曰父母

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  
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  
母干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  
殺已與

又一案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

聖人心事  
何等光明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

又發  
難

曰

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

之矣。僞焉。

發揮盡情。此兩截格也。上截於正意外。又添寫一層。下截祇是一

意。却作兩番抒寫。文勢繁簡。正自相當。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

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問者已不能釋然於

放。偏又說出是封。將放字輕輕掃倒。真是駭人。萬章曰：舜流共工於

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先承封之也句翻浪

曰仁

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

庠富貴之也

發揮透露親愛二字作骨

身爲天子弟爲匹

夫可謂親愛之乎

反說一筆申封之入情入理

敢問或曰

放者何謂也

然後究竟謂放之故

曰象不得有爲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

放

正解放字打破疑團

豈得暴彼民哉

統一句下又就此句進轉一層

隱隱見親愛無已之情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

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申放字有証有

據。此都是孟子善推聖人心跡處。不過謂封象是盡親愛之道。以破流俗之見。故特設爲問答。借放字跌入。發揮盡情。然後並將放字消繳。何等識力。何等手筆。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

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

語誠然乎哉

總問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

東野人之語也

總駁

堯老而舜攝也

一句已辨明無臣堯

之型下

乃申解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

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邊密八音孔子曰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只堯在舜未爲天子

意說得了然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

結却一案

得問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又作過遠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

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遺民也

先辨引  
詩之拘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此之謂也

極言舜尊養並至  
斷其無臣父之理

書曰祗載見

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  
子也。又卽所引之語而撥轉之神龍掉尾。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掃却常說然則舜有天下也孰

與之曰天與之。突然一句不天與之者諄諄

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漸漸說向寔處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

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  
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指證明白  
此處已

安頓得  
民一邊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

受之也。

指證明白此段止此下文總繳

天與之

繳天人與之

與之

帶。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繳天子不能與以上說

天與帶起人與下遂側串見人與即是天與天原看人意何如也看結語甚明

舜相

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

天也。此層虛說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

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此層寔發正見人與之爲天與承上層說

下意謂何以見其爲天人心咸歸故曰天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位焉終有天下語上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二句是正說下又反掉人不與是篡也非天與也卽不可云天與秦誓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証結明白

天與之說不爲荒唐。此逼真一則古文論也。以天與字作主。至後串入人情。謂人與卽

天與持論極新警。命意又極切。寔。而筆墨之工。妙更不待言。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歸之于天。不為德衰。則字內已伏義字在。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  
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  
也以上歷叙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  
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  
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  
澤於民未久彼此互相較量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

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總一筆

字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起處也描寫天字一筆輕逸有致。已上正文已

畢下俱是搜括的說見匹夫有天下原是

從來難事益雖有德有薦然而天重繼世不

肯輕廢所以必說天重繼世者恐人謂益施

澤不久啓便有何澤及民啓縱賢能承繼比

益為何如故又抽出天重繼世意以塞漏耳

而文亦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遂展拓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輕撇繼世

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重趨此層又添二客

伊尹相湯以王

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

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以聽伊尹

之訓已也復歸於亳

申伊尹

周公之不有天下

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申周公主賓雜逐。伊尹用寔

筆周公。孔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用虛筆。總結皆準于天，故曰義義字是一章斷案。通篇傳賢傳子並說自應側重傳子，邊謂傳子與傳賢同。不平說。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此是伊尹真寔本領，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此樂道者之身分。惟樂道故。非道不苟。道字  
卽上道字。道之宜處便是義。樂道固不止此。  
此亦正是樂道之寔。湯使人以幣聘之。囁囁然曰。我何  
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哉。段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  
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歷叙其生平出處之跡，不過以堯舜之道樂之於已，卽以施之。

於世而已。原不曾要湯。故下。吾未聞枉已而

文。遂直攻要字而收結之。正人者也。筆墊一。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醒聖

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

其身而已矣。又斷一筆。吾聞其以堯舜之道

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深一層繳。伊訓曰天誅

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引証見已。言之有據。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

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

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

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

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是無義無命也即衛事推出孔子全身而見其不苟主並了齊案義命二

字是眼目此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段一章正文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

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又以當阨之不苟主明之是進一步筆法。

吾聞親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以常

理總斷作結。見人以類聚。是孔子必不苟主。

上二段俱就孔子本身說。此段乃以理虛

斷之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  
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

竒諫百里奚不諫

以上叙事下乃反覆推斷  
決其爲智而知汗推其爲

賢而不爲上就知說下就爲  
說文致恫悅迷離不可思議  
知虞公之不可  
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  
秦穆公之爲汗也可謂智乎

此層先反喝不  
知其汗便不可

謂智。下文又撥轉說矣。不可諫而不諫。可謂固非不智人也。云云。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作三層洗發。正見其智歷歷如此。必知其汗。是倒足之法。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此層正言。其爲賢。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幹一筆。決其不爲。

考。全就他去。虞入秦事。據理勘斷是。孟子。子。穿。空。文字。直截爽快。令人言下豁然。

第五篇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

句句寫出一清字所成尚小

伊尹曰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句句

寫出一任字

所成猶小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句句寫出一和  
一字所成亦小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  
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句句寫出  
一時字清

任和無不該之矣。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其所成大乎否。

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

聖之時者也

一總斷然尚平列

孔子之謂集大成

歸重

孔子借樂爲喻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就樂講集

大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合到孔子謂集大成引由聖智二字聖

智譬

字上已有添出箇智字然尚平平說

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又喻之射。側重聖由於智。一章結

穴。聖人之詣。各極其至。所謂必百步而不九十九步止者也。然三聖所見者偏。故所就亦偏。能及正鵠。而或左或右。或高或下。不能遠中中心。故不免爲小成。孔子所見者正。故所就亦正。不但至之。而且至當恰好。適中中心。所以能集大成。通章着眼一智字。乃是孟子論人特識。前半規模宏整。後半層層側卸。而後收結。直是抽繭剝蕉文心。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  
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凡六等班爵之畧  
平分兩項天子之制地方  
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

以下俱班祿之畧。此對班爵前一項。

天子之卿受地視

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天子畿內大

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公侯國內

次國地

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伯國內

小國地方

五十里君十祿卿祿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子男國內。一連四層對班爵後一

項。第一層一樣文

法後三層一樣文法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

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爲差

又補注庶人在官者之祿。班祿之畧。至此方盡。爵祿兩項。班

爵邊文勢簡而用筆工整。班祿邊文勢詳而用筆參差。譬如名山盛蹟樓閣臺榭隨地布局不似人家。居宇必簷簷相闕角角相鉤也。前人疑周官爲漢人僞作。今已不可知。但觀孟子此章。直是周官筆意。而簡煩當尤過之。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

二句一篇綱領下文歷引古之友德而不挾者作榜樣逐層遞上至堯而量始極章

法與幸臣  
論畧同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

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

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層一非惟百乘

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層一過層一費惠公

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

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層二非惟小國之君爲

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過晉平公之於亥

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三層然終於此

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

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過遽文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

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四層用下敬上謂

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  
一也一段總收尊賢卽友德斷之  
以義而不可以有挾益明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  
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  
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  
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  
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道交

接禮不必問來處之不義折衷孔子占定身分。此三句是一章大旨。萬章曰今

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因他不問來處遂深一筆

章塞竇跌入。純是憑空翻浪。亦文之法也。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抹倒受禦。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

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汎起曰

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

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

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開釋了然孔子

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

可而况受其賜乎。仍帶孔子作証全是將無

作有之筆下文遂就孔子

發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

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

先解獵較之  
作用心事

孔子有見行可之

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

公養之仕也

從仕魯處出仕衛等項見行可即上文事而際可公養正與不

御餽意相發玩有字於字也字神理可見。大意謂辭受取與不當故爲已甚。準之孔子正是願學本旨。交道接禮一段主意已盡。中段乃是翻歛洗發之筆。末段詳言孔子之事以結之。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

爲行

而有时乎爲貧

爲貧

則無與於行道

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喻爲

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取其無行道之責

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即卑貧而寔指之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

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孔子事証之位卑而

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補發

所以然卑貧無行道之責不居卑貧

而道不行則可恥道字至此方點睛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反覆說來受餽自是正筆，而前以託諸侯虛拖，後以受賜反足。蓋士旣以氓自處，則旣不敢擬於其君，又不敢比於其臣，兩層墊寫，總是文章醒題之法，而究之託與賜，俱是食其祿，不受賜。

正是不  
託處。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承

受餽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

盖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餽可常繼而繼之却不可無禮以失養賢之道。此處已透出

舉字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此餽士之禮所謂能養賢者也

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

子之道也

又一回繞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

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畝

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

者也

此則能養賢而又能舉賢者蓋士以氓自處則僅可受餽而君以賢待士則貴

平能養又貴乎能舉前從士說入後轉到君上總是士宜守分而君當隆禮注重自在君邊。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

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

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士以庶人自處

不見是守禮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

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即從庶人生議掩出名字曰往

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輕輕分疏不往見又是守義以上就士說且

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也。

提進一筆就君欲見說正爲發明士之本

領隱見士雖以庶人自處却寔與庶人

不同。跌出不可召意。文情最

爲暢快。以下又從而洗發之。繆公亟見於子

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引

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

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

以與我友推其心。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

得也。筆。而况可召與。此段引古以

就本位。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

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事引

曰敢問招虞人何

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明註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正承以士

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添一况乎以不

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折落此段又以虞人

賢人是就本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

人而閉之門也本上欲見賢夫義路也禮門

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回繳禮義仍結

歸。士。身。大。意。謂。士。守。禮。義。故。君。不。可。見。之。不。以。道。也。層。巒。疊。嶂。迤。邐。不。窮。萬。章。曰。

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此段又是塞竇

之。說。仍。醒。庶。人。不。為。臣。意。言。外。更。見。不。背。於。孔。子。此。等。結。構。似。大。費。經。營。者。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

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友善之量至此似足矣然不過今世之士叙來

引起下文是文章之先驅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

論古之人

進一層不止是今天下乃一章主意且藏過友字

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尚論是際

是尚友也

結明此章一節高一節如百尺一節圖緊進彌上大意在重尚友一

層。

齊宣王問鄉孟子曰王何鄉之問也王曰鄉

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鄉有異姓之鄉憑

分出王曰請問貴戚之鄉問得曰君有大過

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說得主勃然變

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兩截中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鄉問得勉

聞過遠子已經說出異姓強緣孟之鄉故不得不問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說得坦然。上截筆勢如雷奔電掣。下截文情如雲淡風輕。控送開闔。極筆墨之能事。對提截發。中有過渡。結體緊而不板。

孟子文說卷五 終

孟子文說卷六

邵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六篇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柤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柤棿、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柤棿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柤棿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柤棿、則亦將

我賊人以爲仁義與。以我賊破他爲率天下

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然後直斥之爽快之極。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

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

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無分於上下乎？卽就其語撥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正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決言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頰激而行之  
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  
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補不善一層是塞漏之法妙仍

喻以水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  
之謂白與

將他生之謂性四曰然然得白羽字空中画箇影子曰然明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與

畧分差等其間承上句而引伸之預爲下文起步

曰然

然得然此糊塗然然

字卽是上然字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脫口接來妙極

猶人之性與

卽粘上句法用猶字猶而有不猶者在折得醒脾○大意謂生

物之所同性人之所獨以生謂性將物與人不辨乎妙先從空中詰問使其不得遷就然後輕輕撥轉而其說自窮是孟子說話鈔利處是孟子文章靈妙處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

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輕輕一詰便有且謂長者主之自內意義乎醒出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  
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卽所明  
以通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

敬故謂之內也

主見  
甚是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

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  
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用彼此字破  
吾字見敬因

長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  
移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  
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  
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  
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  
之敬在鄉人庸敬斯須誰斟酌之仍是吾否季子聞之曰敬  
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  
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

在外也

即易明者曉之章  
法與前篇畧同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

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數語明白了當意已無餘。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申明情善卽是性善。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申明不善非才之罪。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

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

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引詩及孔子之言証之。上文言

情善由性善。此云性善故情善。語異而理同。即情驗性。最是真切。此孟子立言透闢處。

補不善一層。作反足之筆。塞却罅漏。何等細密。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

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才降

不殊。虛虛括盡大意。下乃從寔發揮。今夫麩麥播種而耨之其

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

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

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

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此段即物類之同。跌起人

類之。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

賈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故字緊承上文此層文勢

小異後亦不收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

之所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

下之口相似也。

此層詳

惟耳亦然。

卸下包括

至於聲

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此層畧惟

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  
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又勢故曰口之於味  
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  
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  
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總捲上文跌落有力蘇云以上  
反覆比喻及正意如駿馬下峻  
坂高屋建瓴水勢不可遏只至於心故理義  
獨無所同然乎一句斡轉筆力千鈞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卽口之於味一節指點神龍掉

尾○此段又卽足與口耳目之同。跌起心之理義之同。與前段是一意分作兩層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  
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  
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  
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  
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從山木喻起

雖存乎

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

醒跌得

其所以放其良

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

爲美乎層一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

亡之矣層二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層三人見其

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

也哉。

起句 回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

無物不消。

且渾承賓 主作收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單卸主一 邊欲人操

存此心。乃是正言以告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揭空 而入

雖有天下

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

急忙 揷喻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此乃寔說有罪齊王受教不專意

吾如有萌焉何哉

與起句神理相

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

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

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

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

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

卽學奕之不專以醒之仍應智字結妙不更繳齊王烟波萬里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  
 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義者也陪出主意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  
 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發所以然又互說所惡如使人之  
 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

何不爲也

反說一筆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

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勒在舍生取義

是故所欲

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上半反反覆覆只安

頓得有是心三字下半言人皆有是心一筆而人喪之此數語正是承上起下也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明証

人皆有是心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  
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証明  
人喪

是心總較一番跌出有力。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墊一筆跌醒。學問之道正見可哀處。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論以勉之前雙起。後却粘一邊說。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

之不若人也

爲類甚微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

將上文總一筆跌醒心一邊心豈僅指之類知惡不知惡

兩相呼應此之謂不知類也斷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

養之者

知養自是愛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

轉似不愛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以怪歎之詞結

凡事無所不需乎養養之正是愛也特恐人不知所以養之耳夫人亦何嘗全然無知

也欲生桐梓明明知養何至身而昧昧耶謂不愛身當說不去怪其不思淡語喚醒夢者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

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款款曲曲  
拍起主意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

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

大者爲大人

分疏明白此正言善養之法是一章正文下又就不善養者反

發。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楨。棘。則。爲。賤。場。

師。焉。

就身外之物喻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

也。則。爲。狼。疾。人。也。

又卽小體中分出大小作喻兩層俱是空中樓閣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

膚。哉。

方就本位說語意廻環極抑揚唱歎之神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不思引於物，便有奪字意在。心之官則思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思則得之，便伏立字之根。

此天之

所與我者。

總承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奪也。

主意了然

此爲大人而已矣。

大小前平列，後却側注。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虛提

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寔注且

平列下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客筆今

乃側串

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

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主筆修

已非真修

要大異於從乃又拖一筆添出得

字轉出棄字更趕一筆

跌出亡字筆情天矯

文理透快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者弗思耳

卽人欲貴之心而動之以良人之貴主意已透妙以指點出之

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說人貴由人正是挑醒上貴於己三字所以破欲貴者之故見詩云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

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

之文繡也

有良貴則可不慕人貴此乃引而進之之詞兩節俱是發揮首一節

願字喚醒開口欲字神氣

俱跟弗思耳三字說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常理如是喻確切

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爲仁不力此又與於

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斷二句上句且實說

下句又撥

進一層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

蕪穉

不熟則美失其美。憑空借五穀跌起。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

已矣。

一拍便醒。爲仁而曰熟。字面甚奇。惟從五穀邊安頓。則極現成矣。正意只

用一亦字轉醒妙極。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比體。四必字見得一定不可易。

第六篇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  
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  
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  
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先頓折一  
筆筆。整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

哉

又轉詰一筆。不直就本事說。先憑空搏擊。作往復廻環之筆。發揮醒快。而文亦有

波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

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

重此乃直發其弊。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寸木可高於岑樓也。往應之曰紛

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紛。則不得食。則

將紛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

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以禮之本重者。破其說。所謂金本重

而不得以一鈞與一羽較也。語  
意巉刻令人不復能措一詞。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  
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

粟而已如何則可開口自是正問此層曰奚

有於是抹煞形體之說亦爲之而已矣坐寔爲字一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  
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

任是亦鳥獲而已矣空中作喻夫人豈以不勝爲

患哉弗爲耳却用反落已見徐行後長者謂

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正言堯舜不難爲妙不先坐定堯舜說且泛  
言孝弟之易能然後輕輕點醒是其筆法輕  
逸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  
已矣方勉曹交見爲之子服桀之服誦桀之

卽是不在形體也

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反陪一層。至此正文已畢。至曰

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

歸而求之有餘師

求之卽於孝弟之間仍是前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

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折虛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

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

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空中

小弁之怨親親

也親親仁也

說得透闢

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應回

○正文已畢下

乃是塞竇之法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

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

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

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分疏孔子

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引証怨之爲孝蓋仁親卽孝也

宋攄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  
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  
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  
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  
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

王且就彼意說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

推叙而下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特用重筆拈醒

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極意推擴

金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總一句作勢。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是何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別進秦楚之王悅

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

前段句中以字此處換作而字妙絕以字

便有計校在胸中而

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字直是一刀兩斷

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

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

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利

互利字。上段去仁義上

有終字此處去利上無終字仁義易於斷絕

一去便不復夢利難於割然且說當下能去

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是

成就。上段極力駁倒利字。此段進以仁義亦先除病根。後投補劑之法。何必曰利。找結。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立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疑全在不見儲

子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

不役志於不享爲其不成享也

是解書卽是申已意一句

了然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

鄒儲子得之平陸

結明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

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  
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  
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以仁不必同。破他  
兩路夾攻之說。曰魯繆公之

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  
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

何可得與。

以不用賢破他賢者無益之說。

曰昔者王豹處於

淇而河西善謳，駟處於高堂而齊右善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

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

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

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  
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以不識君子破他識賢者之說。髡意一層深

一層。孟子層層辨駁。終以孔子壓頂。正與不見諸侯及交際等章。命意畧同。總是自占身分處。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綱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目五霸桓

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  
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  
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  
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  
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目二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

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目三。三層平列然前二層似遞起

後一層歸罪在今大夫一  
邊章法似整齊而實參差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

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層一

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進一層踰制仍足重殃民意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  
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  
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  
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  
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

先申踰制之不可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

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次轉殃民恰好與起處文一順

一逆而自歸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

重殃民一邊

道志於仁而已矣勉慎子當道志仁將踰制殃民一總收結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

府庫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

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樂也我能爲

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富國強兵兩下引來先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富國

強兵不過欲有天下然但能爲君富強不能使君鄉道志仁雖與之天下何濟不能字正回激上我能兩能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

道、貉、道、也、

斷定對堯舜之道看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

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憑空起障正欲引出不足用字耳夫

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

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

貉如此明找足字

今居中國去人倫

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

國况無君子乎

中國如此却不

欲輕之於堯

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再斷應前堯舜之道四字是一章定盤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進一筆有波瀾。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

吾子以隣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

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丹已治之水卽禹所欲治之水尖刻之至。

愈字不闕而自倒。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

否多聞識乎曰否

憑空掀翻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

好善

明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

二句綱領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

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正發

夫苟不好

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  
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又反掉一段世俗皆以為政  
貴有才具孟子以為在廣善  
量故借題發議以強智多聞跌起  
好善是空中作波平地生雲手段。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  
所去三虛提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

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一其次  
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  
貌衰則去之二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  
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明承第一項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恥之暗承第二項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三

三項平甲申說却從第三項  
創串上兩項是左氏文心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  
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  
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  
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古聖賢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常人

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國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總結前文正如

三峯聳翠却又一脉相連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虛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誨是教誨不屑教誨是亦教誨蓋恐人誤以

不屑教誨爲不教誨也語意婉曲

孟子文說卷六終